

評
韓
非
子
全
書

評

韓非子全書

七八

125
10
17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冊	七 號	六 架	三 函	子 類
				和 書 門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七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三

讚岐 藤澤恒南岳校疏

外儲說右上舊刊有第三十四字

首一句綱
勢字除字字眼

君之所以治臣者有三二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勢者不得

也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合當而道行之難

逐走也言乘二柄之勢而御其臣庶則甚易制也今反捨是與獸

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

仲尼以遇勢遇勢恐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

商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不舊作薛公知之

故與一變博張榜曰變當作繇字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王之牧

倒接有趣

大凡善惡之機
是非之微具眼
者而後始能察
之其具眼有道
也學者其思之

臣也說在禽鳥批本鳥作焉誤

二人主者利害之輻輳也山璠云當作招敷增宜讀為招者呂子注招的焯也射者衆射利者多故人主共矣共拱也

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因其好惡而為奸計而人主惑矣辭言通言者多矣大得此章意

也則臣難言人主以忠臣之言漏之左右能人則奸臣謀諂忠臣故難言也而主不神矣

下得測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也患在國羊

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犀首二字衍奸計持兩端道由也山云道通以字管到十八字堂

谿公知術故問王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申子而後獨

也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

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

媪之決蔡姬也言與智者謀之而與愚者決之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

先揆之知貴依傳當作如是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

達其情者也批本孫本達作違旧刊同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

也言其病可愈也

右經批本無右經及傳一四字

傳一原注凡五事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

變則舊刊有非除之太公誅華仕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舊刊無始坐二字景公問

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增太師晉之聞人故問山云荀子太師掌脩憲

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据下文中坐酒酣將出中坐國

必而已矣語極鄭重

亦勢之不可已者

三節同一章法而結局之重真是千鈞

狗字鼠字有味

明之即以證明之也

唐太宗嘗曰八

主一心而攻之

者多矣大得此

章意

曰感曰不神下

字有法

明之即以證明

之也

三節同一章法

而結局之重真

是千鈞

亦勢之不可已

者

必而已矣語極

鄭重

手

三問三對其對不易妙

與一弟爭民語似逆而不順然而有至理存焉為人君者何可不求收民心失民而得邦國者未之有也其唯有道人或未能得之耳此條所載賦衆貧賜孤寡出嫁皆小道未盡于道讀者思諸

飲言宴最盛時也。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大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

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

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思

醉。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

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

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

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

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幣德施惠於民也。已與二

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奔。公子夏逃楚。公子尾奔晉。

左傳。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蠆。公子雅。公子欒之子。公孫寵。二人皆出惠公。故晏子曰。一惠競爽。猶可也。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見上登栢寢之臺。增封禪書。服虔

瓚云。晏子書。臺名也。史記封禪書。齊桓公十年。陳於栢獲。服曰。地名有臺也。而還望其國曰。還

旋還望。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詩云。瞻彼洛

周觀也。博雅云。流也。堂堂山。高顯貌。越。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正

絕書云。此邦堂堂。被山帶河。無成字。增。按。下。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

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

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據左傳。晏子春

也。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增。左傳。齊舊四量。區四豆。十六斗

一。五豆為區。二斗。五區為釜。八。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

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制。其衣服。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

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澤之。二字衍。贏蚌蛤之

不加貴於海。舊刊。無。君車斂而田成氏厚

文勢循環。大非片語。隻言。強稱。古文者之所能窺知。

蚌。步頂切。亦作蚌。字書。蚌。蚌同。不加貴於海。舊刊。無。君車斂而田成氏厚。

歌辭古雅

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

成氏者不聞不生言皆活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

已乎苞乎謳乎猶嗚乎乎呼通用其往歸田成氏乎增此言謳歌田

氏之德乎其止乎猶畏公室也而公室不恤歲荒我詩曰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用也今田成氏之德而民舊刊有

歌舞民德歸之矣民德猶云民俗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

曰泫然垂涕貌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

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正

無而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正義緩作輕賑貧窮而恤孤寡賑振

十田氏其如君何或曰舊刊別提不景公不知用勢而師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而來之景公欲理其國則豈有他術乎用勢除患四字

主腦

喻言特妙

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安當用六馬之足

使王良佐輿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

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過秦論注

樓季名緩方云樓季古之善走者史記李斯注許慎曰魏文侯之弟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

車則臧獲有餘方言云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

猶且逐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

擅愛之臣勢君位以用也禁刑法也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

神駒作民是爭民見上文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舊刊因舍車

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

知除患之臣也孫鑛曰善持勢者在得民心景公子夏曰

舊刊春秋之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

收束有力

咄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績按成績恐倒。積成而力多。

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增此語見說。

周策春秋臣弑君者以百數皆見譽者也。管子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注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又文言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按舊刊兩弑字作

李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郈魯邑杜預云在東平無秦縣東南仲尼世家作季氏宰。說死臣術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也。子路以其

私秩粟謂祿曰秩始見于此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要迎也禮注五。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舊刊作覆其飯擊毀其。

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

此事取喻古人妙處唯其在此乎韓子常用之自開卷至此極多只此條少覺退格敘事簡而了

一言先破其惑

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

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回其利者也。一本無利者之者。今以由之秩

粟而餐民舊刊作食民下同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

知之言吾姑謂汝已知此禮也。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是

恐倒之字句。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

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

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李孫使者至讓

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言役民也。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

奪肥之民耶。肥季康子名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李孫

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未形而子路不

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

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刺不禁微也。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說山訓華士。

荀子注。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

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

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營丘齊都使吏執荀子注。殺

之以爲首誅周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

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饗享通受也荀子注。何也太公望

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

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

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

傲慢之狀溢于言外

從魯字發急傳字妙

是望云云三層二樣句法

雖知雖賢双双說下

而顯而名句法奇

謂以爲三字連用奇

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据上文名雖知不爲望

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以上

三十字荀子測之管子法禁篇云。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

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

君子無可使之民也誰爲恐倒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

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

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

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

避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

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

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以上百二十六字。是以誅之

游士之善天下
誰不知之

荀注。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商。太公望聞之

往請焉。二曰。邪馬於門而狂商不報見也。却馬言屏去馬乘徒步行見之也。

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

之矣。周公且曰。狂商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為誅之。太公望

曰。狂商也。也當議天子。或云議當作義。不友諸侯。吾恐其亂

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

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是。舊刊作足。以旋其軫也。軫車後橫木。晉

語注云。還軫猶回車也。楊慎曰。太公望此事特設言以點游民耳。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

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增南都賦注。引云。馬如鹿者千金。山潘云。題品題也。

然而有白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鹿不為人用也。

喻得親切

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孿子者。曰。一乳生兩。陽胡潘子曰孿子。陽胡潘

其兄弟名。下文可証。批本潘字句非。於王甚重。倒語甚重。重於王。而不為薛公薛公

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字俄

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李之在門。李之名。

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文也。立

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

耳。薛公殊未聞。史記陰重注。陰密也。為人密重。不漏人言。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

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季之。上文作季子。故欲殺之。今誠為

文也。豈忘季哉。生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闕私

設策頗妙

廐注文人獻良馬固車一乘因令奄將官人之美妾二十人

四為字疊用

今奄將奄寺人也并遺季也學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

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舊刊作私競勸而遂為之薛公

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

四句

夫馴鳥一作馬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

欲馴鳥而斷下領亦可悲可憫人主無困苦人而服之之心則可也

不馴乎制在夫明主畜臣亦然今臣不得不利君之祿舊刊

今作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不服之服一作報

傳凡八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人主明察見示於外則下備之其不明

六見字字眼

見人惑之民知君之不其知見人飾之其不知見人

匿之言不呈情也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

無從知之吾謂民也惟無為言民不能測知者惟在無為也可以規之讀規正也

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而女通汝人且知女言當慎其言况則人將因

二慎字二見字有知無知字

其言以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

知見也人且意女意臆度也方云意如君子善謀小人善意之意揣量君謀也女有知

也人且藏女讀藏藏同正與行字對汝若不女無知也人知此數者則人將發露其材也

且行女或曰行疑術字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鞞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

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增字云舍右屋曰廩蓋弋者所隱處如廩形故云圓云管子桓

數百目二目字面奇古

公明日弋在廩山云射雉賦蓬塲柱翳又云飛鳴薄廩徐爰日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塲柱翳於草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草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按廩茅舍也射者隱身之處田子方曰善子加

廩也東得有力

二目萬目應上

一聞字以見言之已漏

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鄭長者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顏

師古云別錄曰聞之曰田于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鄭人不知姓名

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宜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

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

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

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也為治也何以異此今人主以二目視一

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自為廩乎舊刊脫不字聞之

舊刊作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人無得而見也其

可以為此廩乎古今人表唐易之中上等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

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方云鄭君

先字眼

太略

難處之地必有一奇策

坐視却佳以見其不大費工夫

漏惡國羊之情於左右故國羊知君惡已也此鄭君不謹言也

客有說韓宣王王字當作宣王說而太息美嘆左右引王之

說之以先告客以為德十四字句

靖郭君之相齊也君孟嘗君父王后死未知所置也乃獻玉珥

以知之道應訓注薛公田嬰也齊威王夫人死中有

十孺子妾也齊策七孺秦策注孺子婦人之美稱也皆貴於王貴言薛公欲知

王所欲立按欲知恐未知誤而請置一人以為夫王聽之則是說

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

人也楚策是說作是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

於是為十玉珥齊策注珥瑱也而美其一楚策作令其一善而獻之

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楚策無坐字道應訓坐視作因問物

云坐視也。而勸王以為夫人。楚策為昭公事。

甘茂相秦惠王。秦策為武王時。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謂屏

人議事也。秦策言作立。曰寡人將相子。秦策將甘茂之吏通充聞之

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

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犀首即公孫衍也。王曰。

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策泄下。有也字。乃逐之。

策注。逐。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讀業已為逐衍也。

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舊刊作衍其致也。逃而入

不敢離王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方云抵致也。逃而入

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

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讀言王平日密議事室。俄而王果

果字妙

左右皆姦人耳。目固宜慎之。姦情如畫。赫然在眼。

子必勿泄眼目

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

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

已道穴聽之矣。道當作通。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

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恐月誤。境內盡知之。王召樗

里疾曰。是何何。何也。擾亂之貌。荀子注。何。何道出。樗里疾

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期犀首何哉。讀言汝

犀首者。以何故也。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

嫁於眾。嫁於眾。言欲以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

矣。增策注引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

里疾道穴聽之也。

堂谿公。增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堂谿谿谷名。在汝南西平。圓謂此氏有二。吳夫槩。王奔楚。封之於堂谿

已字亦有味

似字大有味

此條以兩三虛字。斡旋。佳甚。甚。

王瓦水酒下字
極用意

世之不為無當
之玉卮者能幾
許人乎

見左傳堂谿公薦公儀
伯於周宜王見列子
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

無當增三都賦序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注卮紙移切一名
解酒器也當去聲底也揚升庵外集韓子玉卮無當

廣韻當底也徐鉉云
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

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

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有下舊刊
有乎字至貴而無當漏不可

盛水舊刊盛
作乘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

舊刊人主
間有之字
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

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

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也稟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

堂谿公文選注引
谿作溪見昭侯曰昭上有
韓字今有白玉之卮而無

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文選注作
君寧何取君曰以瓦

三獨字連下

以文選
注作取
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
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
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
妻妾
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
下主

四甚字

長者果知

傳三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

增應璩與滿寵書
注甚美作甚苦誤
縣幟甚高者縣懸同楊升庵外集韓子
縣幟甚高幟謂之帘帘謂

之酒旗唐韻帘字注當云酒家懸幟
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
然不售文選注然酒
下有而字

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揚倩八字
倩曰倩曰選注無
倩字

汝狗猛耶選注無
耶字曰狗猛則酒選注衍
美字何故而不

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蹇而往酤而選注無而而選注無夫

國亦有狗一轉不費力

國亦有狗選注作亦然而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

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

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作矣也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

社鼠城狐古來同一患

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城穴託其中燻

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也地壞也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

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

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

當當作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說死據下有復字有

此亦國之社鼠與上文有狗同一法

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

利而不為已者必害事見上文變字子條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

狗而斷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

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日宋之酤酒者

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斷人使

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謂不酤莊氏之酒舊州謂作

為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日按

日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脫樹字木

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地地非或作此

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

入則比周設術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

拙劣

此亦與上文同一法

收結有法

亦齊東野人之語耳

二難字商量有方

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增又見晏子問上韓詩外傳卷七宋之酈酒者有莊氏者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沉猶者氏

堯欲傳天下於舜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其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其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也論揚慎曰此戰國之訛言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二曰不以其所疑凶敗其所察舜則難也

疊同句是法

者也拘束上下二層有法

二則字排法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下文茅作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必為我誅戮廷理舊刊無必字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乘陵也讀尚上同下與上則民乃上校朱長春云爭而犯上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向再拜請死罪二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大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

須無潦不可待雨遂驅之廷理舉父而擊其馬敗其駕太

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

父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

儲主而不屬舊刊有於矣一字原注漢張釋之按言儲主

君守法雖太子不避宜屬後事不咎其非法人之常情也然今為

也是不附託後主也說死至公作是與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

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不豫義同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

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

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寃也所一作而是寃輕也然

疑家巫有蔡媪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

信言家事增衍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

既以非法字許

枉寃而又詳舉

擊馬之狀以明

之是誣言之常

態

開後門二字下

得有味楚王用

心之密如在眼

前

則字乃字虛字

翰旋

所不寃伏下文

盡以聽疑之意

已字亦必復字

有力

決之於蔡媪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寃

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媪也今疑

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媪人主之蔡

媪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

繩亦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相

受也一日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皆皆通孟

皆亡朱本作皆薄疑曰媪也在中家也請歸與媪計之高紀注韋昭

老之稱趙策注老女稱衛君自請蒞媪蒞媪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

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媪以已媪許我矣薄疑歸言

之媪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媪奚與猶媪曰不如吾愛子

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媪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媪與疑計家

薄疑一言動君

絕佳

王意說去不費

力

年

釋

卷之三

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舊刊無更字。今衛君從疑

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

臣矣。一作也。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誦盡也。史平準書誦舉。其聲反清徵者。乃

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

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字云謂當作為一作為。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

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

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讀言組之濶狹在經之多少也。更改也。吳子出之。其

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

以與萬乘致功。與猶為也。必先踐之。妻妾也。踐行然後行之。子毋

先揆之法。不可不慎之。此節極略。宜文外推求其旨趣。

果字與常法異。恐有誤。

為法字。一章主眼。

取効于逆。

幾索入矣。幾庶幾也。周云亡。邦不幾哉之幾也。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

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

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

其組異善。與前日之組異而美也。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果

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也。言料也。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

也。讀言非吾所命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虛言。虛人言而不行也。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甘肥甘酒肥肉也。讀遍噉於堂上客也。

也。卮酒豆肉。集於宮。言多而足也。壺酒不清。言不久也。生肉不布

也。方云布當作希。希也。列子周穆王篇云。酒未清者未晞。言人眾故酒者早盡。殺一牛。遍於國中。

一歲之功也。女功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非語。即犯法也。

小惠表乎于民。

亦小恩

亦小愛

主禮

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
 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喪資猶喪事也寡人親使郎中視
 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
 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讀慎順通言不違生產之道也而戰之者殺之
 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
 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
 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
 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
 圃陸期以日中為期重用期字左傳傳九三年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
 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更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
 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恐首誤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按與

句法參差錯雜却以為法

八有功拾上文

左傳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
 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何有言不難也文公見民之可戰也
 於是遂興兵伐原僖九年晉侯圍原遷原伯貫于冀克之伐衛東其畝謂使
 衛不敢逆命也左傳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取五鹿衛地攻
 陽增僖九年晉侯次于陽樊服勝號考伐曹南圍鄭反
 之陣增城上女垣呂氏反鄭之陣注罷宋圍還與荆人戰
 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舊刊上遂城衡雍之義當
 作成義當作儀禮儀也讀遂城衡雍之義逞城衡雍之威
 增城當作成左傳甲午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呂子尊天
 子於衡雍注晉侯率諸侯朝天子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
 于衡雍衡雍踐土今之河陽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
 謀假顛頡之脊也

入主意不實方

奇語警通

夫瘁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讀言其痛深刺骨髓不則

煩心不可耐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增針砭深刺然後煩悶可

得而治也以砥石作砭故云耶扁鵲傳厲然後煩悶可

亦然而治也以砥石磨鍼也一說砥合作砭今人主之於治

者信似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刺骨髓

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讀言

金石也下堅白所愛亦同堅白之辨恐亦若是耳增重人愛如

於君親密閉固不可離間猶堅白之論不可分解也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見

石但見白不見其堅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觀此言則如何可分

堅與白為一故取喻耳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

九卷兩髀云古文作脾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舊說無之字方云慧琳音義

必死而說不行者也重人必相助而欲去一

以告一人必不聽也

評韓非子八書卷之十三

不仁不忠奇語

故字法

鑒於外鑒於下
妙理在焉

數箇故字字法
而與上文異其
法

生於罪罪者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

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

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為愛而不發五死應侯欲發疏果

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一甲以救饑人昭王

以為無功受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田章鮪

賞因止之也須私忠於上也

子章曰富國家自而公儀辭魚以為違法受魚則

富利君身自利也失魚抄故不受

三明王者鑒於外也明主當而外事不得不成讀言外政

不成矣外國使也言外國之使不獲於此邦當路者則所

以伐之為使之事不成增不得得貴之意也孤憤當塗之

人担事要則內外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

敵國為之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事

當作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人主鑒於上也

使按上疑而居者不適不顯讀言處士不走謁貴人則不能

下誤莫之適言居國之人不適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

從貴人之意則不顯達也

於益終令啓取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之王遂崇子之於字而况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如已不與與同服者

况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借於一趙

王惡虎目而壅猶所掩蔽王團中虎目當懼而

殺言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衛君名辟強行人

一知之亦一法

主肯了了

治吏吾新警而
治術在焉

故及說在是以
皆法

而有獨善之民有亂吏而下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

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莊冲虛曰

孰敢不正民善其身

人治吏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構

目張吏正則國治也增繆稱訓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
萬葉莫得不從呂氏春秋有紀有綱一引其紀萬目皆起

一引其綱。故失火之裔夫不可不論也。論功也。救火者吏操

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增。救火者至

字。注文。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

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成驚矣。按。牽馬至驚矣。注文混入。是以推鍛平

夷榜繁矯直。是以下舊本衍說在二字。增。榜繁蓋排繁也。管子彼十鈞之弓。不得輩繁不能自正。荀子

不得排繁則不能自正。注。輔正弓弩之器。魏都賦。弓挑以繁。注。弓柙也。說山訓。撒不正而可以正。注。弓之掩牀也。

音。敬修務訓。注。矯弓之材也。推鍛喻刑罰。榜繁喻法。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

兌用趙餓主父也。舊本。敗作則非。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傳之。作子。古。踞。轅。而

歌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

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讀。中去聲。增

乃云。吏無私利而正矣。未得其解中如字。上空。簡主喜而

府庫虛。百姓饑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

怨女。公巡人。當作見有餓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不然

則或云。則當作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

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失。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傳一。一事而分。為五段。造父。古今人表。衛父子師。御四馬。馳驟周

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

策。專。制。之。故。然馬驚。舊。刊。驚。作。趨。於出羸。突。而造父不能禁制

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羸也。說亦令馬可。王子

於期。增。於。期。於。間。字。猶。孟。施。舍。也。楊。升。庵。外。集。韓。子。曰。王

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

不然敗在亦一

名言

其患

故及不然在與上節同一法

恣欲二字奇語

威分亦奇

天下之事必成

于一而敗於貳

我能以一制之

而他人以一導

之夫技藝之士

羨於他伎而失其藝之類皆然臨民者宜用意于此使民一心于我

上威此德其分也一

共故也二字勒住

良為郵無恤未。知孰是。然韓非子去王良時近。或得真。曰。晉語韋注。郵無正。晉大夫郵良。又云。伯樂。王良字。王褒傳。顏注。參驗。龙氏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正。總一人也。呂氏春秋。高注。孫明。王良也。又云。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字彙。博字注。古有博勞。善相馬。覽其訓。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一名孫無正。為趙簡子御。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合而考之。郵。劉孫。王皆姓也。明無恤。無正。皆名也。博勞。伯樂。子良。子期。皆字也。一人而多姓名。字。未見其比。并記于此。再按。喻老。作王子期。七發。為及。赭白馬賦。注。引此。並無於字。据此。今本或行於字。為駟駕。說文。駟。副馬也。繼。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圃池而駟馬敗者。駟字衍。馬。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故字。然而使王良操左革。革。轡首也。而叱咤之。叱咤。罵詈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斂。天下善鼓琴者也。善上脱。然而田連鼓上成斂。斂。下。斂。同。而不能成也。之字。

以駕敗二字為章

一於是字轉轉有味

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山云。恐。以田連成斂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而不間。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舊刊。無。一曰。造父為齊王駟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日成也。服成。効駕。圃中。効。使王試觀也。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赭白馬賦。簡主作簡子。下有御字。駕敗。作敗。駕七發。注。表作發。山云。表猶外也。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當。也。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

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處以奪其君國刑服用

國是由出處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

愛一無成字下同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

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由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駟駕

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

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

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驛音翰馬突也漢刑雖造父

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或曰法上可有以字而

田成恒利之而方云利其民而誘之也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

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主術訓聖

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乎轡銜之且發矣驅而際而急緩之乎唇吻之和察手吻文缺誤

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言踏舊跡也拊而發之疏逸出

於竇中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一無馬驛而走轡不能進字

止也舊刊止作正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

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

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

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

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處而田成恒舊刊為圃池也

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

不至也今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

遂矣

比喻逾妙

傳原注。凡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里每

家也。公孫述出見之。述當作衍以字形誤。入賀王曰。百姓

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

甲皆貫通謂夫非令而擅禱者。舊刊。無是愛寡人也。夫愛

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循徇同者。是法

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

表曰。買牛為王禱。昭王何以得此於民。嘗之而人罰二甲。其術駁。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極于少恩。正此類。

一曰。秦昭昭。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猶償也。

蓋謝恩之祀。謂之塞。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

臘之時也。焦竑曰。臘。日祭社以糝。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

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衍

文勢稍緩

極推之

說見王。說字句。一曰。當拜賀曰。過堯舜矣。焦竑曰。祝言其

舜。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

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嘗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與頓

以罰金造之也。齊語。輕過而移諸甲兵。注言輕其過。使以

甲兵贖罪。汜論訓。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

者出二甲一戟。焦竑曰。一里閻過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

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

堯舜。非直敢諫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管子。齊公踐位。令釁社塞禱

而未報者。當今乃嘗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

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

媿不言。及映過堯舜句

不知於此句法古奇

為我用者也。言為吾愛民非然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焦竑曰言非以吾之

有恩為我用以吾勢以威之為吾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鳳卿曰收猶收視之收

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吾用也。故遂絕愛道也。讀言遂斷絕吾與民

以愛相收秦大饑應侯請曰五死之草著著當當作薯薯者積之類蔬菜

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

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死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

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

五死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王荆石曰此秦政治民一曰必取其國之敗亡也。一曰

今發五死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足恐是用民有功與無

功山云用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置勿復言也

治亂重於死生

五死之蔬菜重於弊袴

置勿復言也

田鮪教其子田章齊人見秦策曰欲利而身通先利而君欲

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

賣智力讀難一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故自

恃無恃人求自盡於已而不恃於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經文作公儀下文亦云公儀子則此宜作公儀子公儀氏也列子有公儀

伯道應訓循史傳皆自云名体高注故魯博士也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

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諫當作問本問誤為問又以音誤為

諫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既受魚必有下人之

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

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舊刊衍自給一字史記又無

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道應訓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

不自私

自恃者是常弊

明理之語大凡貪利以自敗失德以自喪名望者何自見之庶而暗于理乎

能長自給魚山云。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雖嗜魚二字疑行。

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知己之自為也。

傳三原注。凡六事。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燕策有於字。

主斷字立案。不必顯二字。先定其限。

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

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

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

大信于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

燕策。無之字。又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之交。山云。桓公之事。又見難一。○燕策。呂氏春秋。荀

子。為桓公事。莊子家語。孔。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舊刊。按上子世家。為衛靈公之事。○蘇代為秦使燕。文非。讀十

句。見無益于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讀。貢。秦。又不出

於是見燕王。乃舉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

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

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亡舊刊。作任誤。曰。昔者齊桓公愛管

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丁匡

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

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間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張

也。

潘壽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徐注。一作謂燕王曰。王不

知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

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

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

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于子之。子之太重。增。趙大作。

結句頗妙

王弼州曰。征誅衰邪。黃帝先之矣。揖遜盛邪。恭操後之矣。是故於道不於跡。

太策云子之南面行王事。一日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

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乎益字對曰古者禹死將

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啓之臣也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

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

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

三百石已上策石下有吏字注大事皆効之平之子之大

重魏策犀首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万家之邑於先生戰

國詭譎之說不特潘壽也夫人主之所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

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

徒也今巖穴之士徒隱者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襦之

資讀謂與奪之柄也襦亦奪也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

夫人主云云詳論確當

讀不假一愛憎也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日

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

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策注以啓臣為益吏也及老而以啓為不足

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

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

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

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

璽自三百石策有吏字以上皆効策注有子字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

共家車不間脫居字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原其作其今從

人君惡其迫

名與器不可以
假入

快語

豈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讀佯猶一日不可復

憎。一日猶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

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

於以誠借人也。也讀為耶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兔今本作與與虎而輟。增并子章曰

止不觀之。盼然環其眼。增助匹見反集韻或作盼又匹限

與也。今切。怨視。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

過此。增平陽君趙豹為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

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

誅也。殺左古之進言者王不能誅其賊也評林作不豫

衛君山云衛世家立戴公弟燬是為文公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

侯辟疆。賈誼新書審微載此事作衛侯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

同號。開辟疆土者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

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名辟疆未必

虛也。師古曰。辟疆言辟禦強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一說

讀曰關疆。讀曰疆。關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于

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

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漢書文帝紀注然後

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衛

傳四。原注凡搖木者。一一攝其葉。攝引也則勞而不徧。左右

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

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

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

况字一轉與上
章同法

治吏不治民五
字是主首而先
設比喻以明其
理以故字一轉
入主首是小品
上乘

是以云云是主
意而先以比喻
起

救火者令吏挈壺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筆指麾
而趣使人趣促同已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
不躬小事

造父

增造父蓋春秋末善御者韓子云造父為齊王御不
知齊王是何王也其得八駿事列于寓言也秦人降

妖虛飾假裝以為其祖先飛燕之子太史公列之秦紀恐
謬譙周深不信西王母事而據韓子辯徐偃王當楚文王
時去周穆王遠矣造父事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
亦然蓋史遷好奇之蔽也

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

父子之子恐下誤
或曰子字似衍術請造

父助我推車

造父因收器原注農器也輟而寄載之接其子之

乘

山云子之當作于父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
言引其父子上車也

驚矣

字惠云據經
轡當作咸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

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

王遵岩曰喚起
此二句更道真
的確

故國云云是主
意而先以比喻
起與上節同手

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
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
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雖處佚樂之地

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

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

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

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日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

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

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終歲之計王不一舊刊接上文宜移外儲九
上魏王欲與官事條之下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

術即法

黃道周曰明君
任人則裕自用
則勞救火推車
二喻精切
開合

暇一為聽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

其會計也聞說者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

匆忙在眼

押券押字斗石參升之計恐察訛數王自聽計計不勝聽

罷句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

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為勸勉矣

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掄也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

倦態可笑

王自聽之亂乃始生見齊策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

親殺生之柄身躬親三故劫於李兌

傳五原注凡茲鄭子引輦上高粱梁橋而不能支茲鄭踞

此一節言貴術也而至結句始點術字妙

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言前行者輟而不進後來者趨而赴之皆助茲鄭而推挽之樂歌

故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舊刊至

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係本

有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謂斂稅者史請輕車簡主曰勿輕勿重車則利

無私利與姦吏富反映為趣

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止矣御覽無者字按

之法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姦吏簡主飲然而喜

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

富矣山云見呂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養斷養也桓

公問其政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說

名言

貴德作五傭桓公歸以生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粟之財而未返也

則人饑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山

漏所有鳳卿按此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

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廖文英曰

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

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

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舊川有

必價之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

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山云嘗當作當曲禮婦出嫁之乃令

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趙岐曰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皆使無過時之思也

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增月令注馬八尺以上為龍

爾雅注驎色如羣而赤也又續博物志唐大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其六曰桃花叱撥何休八公羊傳注乘備馴也

鉤節在前約鉤備錯鋳在後鋳鉞也山云莊子前有概

詩鉤膺鞶革傳鉤膺樊纓也疏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也

案趙鑣作鉤錯錯當讀為策脩務訓今有良馬不待冊

引許慎注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進也鉤節錯鋳皆在

車前後制馬者馬欲進則鉤節禁之欲退則錯鋳貫之馬因旁出

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古恐當作世之治人亦然矣夫

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

不知所由以上造父之語也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

子乘蒼龍與程文之乘馬有翟之文毛詩翟第以朝傳翟

翟飾之車駕蒼龍也前前則有利鋳進則引

之退則斨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

造父之語直說
真面目亦妙
柳子厚種樹
郭橐駝傳自此
處得來

刳脚亦甚矣

半比半實亦自常法

而刳其脚造父見之世楷本無之字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
 曰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鑿在後今
 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
 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
 人之所為泣也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四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八

17

東 京 圖 書 館				
一〇	七	六	三	子
冊	號	架	函	類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五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難一

舊刊有第二十六字。舊注。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索隱云。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也。又云。凡事是非未盡。假往來之辭。則曰難。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呂氏春秋注。狐偃也。字子問。犯。文公之舅也。故曰舅犯。問

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舊刊無對

字。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原舊注。禮繁。戰陣之間。君

字。不厭詐偽。原舊注。非誦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戰陳之事。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李而問。

不厭詐。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李而問。

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雍李對曰。焚林

而田。偷也。且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

時異則所為固異。雖然詐偽豈君子所行乎。是蓋謂奇譎也。亦與詐偽少異。古人語或有此豪

二後必無字。反映上二不厭字。

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為俗故無復有忠信○增無復不可再行也案說死有也字又淮南子等諸書無復下有君其正之文公曰善辭雍李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歸而行爵論師以歸而先雍李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淮南子謀上有之字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山璠云君當作若汝也夫舅犯之言舊刊無之字據

說死御覽補之一時之權也雍李之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見呂氏春秋義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賞說死權謀新序雜四淮南子又呂氏不苟趙衰卻子虎事相類案晉世家為先軫狐偃事萬世之利也下云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舊刊孫文融本以雍李之對不

後萬世之利也哉或曰為別提下同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

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弗受弗聽其言也今文公問以少

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

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疆而威

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雖有後舉莫若城濮大利萬世之利奚患不至

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讀

祝拔弗之也增周語敬其被除注猶掃除也被乎勿反安暇待萬世之利萬世之利舊刊萬上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一無於字山詐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李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

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傷害文公之所以先雍李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

反覆之以折疑意是難法

以故曰字勒住

一不知字立柱

二其字

一時之權萬世之利世誠有此言處之宜三思以行

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

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

而不欺矣。金履祥注論語曰：而猶與也。古言孰善於此然

必曰出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

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

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嘆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畎正。水經注云：河東

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

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泲陰成陽也。一曰：濟

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

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

用期年字三

行文有色有聲，亦古文妙處。

耕期年，耕者讓畔。又見原道訓。周語注：一耨之發，河濱之

廣尺深尺為畎，百步為畝。韋注：下曰畎，高曰畝也。漁者爭坻，

原舊注：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增：坻，舜往漁焉。

直尸反。秦風：死在水中坻。傳：小渚也。墨子校注：漁，雷澤。

太平御覽：玉海引作濩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濩澤，應邵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濩澤。

水。史記集解云：鄭玄曰：雷復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期

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

原舊注：苦窳，惡也。索隱：窳，

桮，不便利者弱。桮與苦同。唐韓琬傳：器不行窳，又默啜寇

媯檀曰：與我金銀器皆行濫。胡三省注：日市列為行，行為

濫，惡也。通雅：媯窳，猶苦窳。舜作于什器。舜往陶焉。

通雅曰：陶，河濱。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作瓦器也。枯

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為舜陶之陶也。斯

或一期年而器牢。牢，堅也。德盛而民自化。所謂無為而成者。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

歸重于德化字

躬耕處苦耕當

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半或問儒者

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

奈何然則以下或辭也舊注堯在上容聖人明察在上位

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

原舊注若堯以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德化之也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

評難中設難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

同謂洞徹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

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

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

也揚升庵外集云今人謂言不相副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

矛盾終為千載法語

過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舊刊舜壽間贅有盡二字天下過無已者以

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言舜救敗或一年而能止一過則以年計之三年已三過矣而

舜不能多歷壽亦有時盡而天下之過無時止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

賞弗中程者誅批本非之本意在此程式也法度所以式萬民也守法者謂之中程即如今之所謂

中令朝至暮變言其速化者也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此言

不如法以勢行法易以德行化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方云

作獨山云令從句已字下屬從由也由此法術也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

身為苦而後化民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

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也道由未

可與為政也此本法術亦非庸主所能操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讀死生乃命之

無術字精神

法
去除遠是換字

疊下愛字

大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微無也臣故將謁之故周

白也增管子。稱管仲對曰微君之命。願君去豎刁除易牙。

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烹其

首子而進之管子又云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烹其首子而餌之。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

豎刁自宮以治內二柄篇。妬下有外字。管子云。公喜宮而妬。一本宮作宦。人情莫不

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

不容數日行也言近也。棄其母久官不歸圓云。一作宦。其母不愛安

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原舊注。言蓋藏詐。論當作務。言務行詐。偽不能長掩管子。務為不久。蓋虛不長。注。矜時為事。久必發揚。覆蓋虛妄。不得長掩。案以此推彼。為合。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子卒死而通。一日遂也。應有。

病字。山云。多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戶舊刊戶作不。字。批本有而字。或曰舊刊。管仲所以見告桓。葬。山云。見十過。呂子知接。按。管子死十一日。蟲出於戶。別提。管仲所以見告桓

一言先斷之

公者告字。行。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

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

力以為其主者原舊注。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

死力死力。當單。作身字。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舊刊。無。且以。欲字。

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付度人意也。君下有欲字。是將以管仲之不

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

言管仲亦在被去之。中也是下一有欲字。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

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

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

取證切

句法整齊

之自然效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

不見用也舊注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垂爵祿懸也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

所出也力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私下恐脫利字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

也非明非猶不下同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豎刁去四字非絕

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戶不葬者十四字是臣

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究到也

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

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

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群臣輻輳有賞者君見其

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可賞可罰

舊作也按弊蔽通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

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汜論訓無中字出圍出上插及字看賞有功者五人高

赫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按國恐術吾群臣無不

有驕侮之意者不有舊刊誤倒惟赫子汜論訓無子字不失君臣之禮是

以先之仲尼聞之曰汜論訓無仲尼聞之曰五字蒲阪圓

子卒二十七年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

莫敢失禮矣說死復恩呂子義賞淮南子人間訓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

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

三不敬

三不敬

奇警

二不加
收筆法與上章同

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

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龜穴當作沈趙策曰竈生龜晉語沈竈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

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乘因也或云當作來今

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原舊注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

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酒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論語人之言曰予莫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吳語伍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言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柱批木作柱而

避讀言披靡枉身而避也琴壞於壁淮南子齊俗訓云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在中宮壁高誘曰跌社至

平公衣社而中宮壁也公曰大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舊注歎息之聲讀如後世

是非君人之言也左右請除之除與塗通淮南子作也高誘注欲塗師曠所敗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與朱雲折檻同趣說死君道為魏文公師經事淮南子曰

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言君有過則進言其事善諫不聽則遠其

釋之無限悔悟

上其字系君下其字系臣

平釋

卷之十五

七

身者言不聽則去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

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讀親猶犯也。字是逆書親近之也。

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

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

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

此大逆之術也。或云術當作行。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

道也。故平公之迹行迹也。不可行也。言不可復行也。使人主過於聽

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襲因也。

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

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

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韓詩外傳易作輕。又見呂

子下賢新序雜五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

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

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

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

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

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與欲倒置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按

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

朝。山云會當作禽，顯學作禽，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也。名曰臣吏一臣吏間有臣字分職

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眾猶群也而逆君上之欲，故

屈身以為世亦一道，何必謂之齊東野人語。

是隱也是德也
罪案明了

句法

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原注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
虛驕矜桓公信陵君傳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蔡澤傳有驕矜之志山云列子云方虛驕而恃氣是
誣也言誣能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
理禮樂記云領父子君臣之節注領猶治理也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
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
義

靡笄之役原舊注晉伐齊也靡笄山名增齊世家徐注一作摩左傳疏音摩笄音維晉語注齊山名魯成二年晉卻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戰於鞏韓獻子時為司馬將斬人以戮罪在可赦之者索隱在濟南與伐地摩笄不同韓獻子將斬人郟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
之矣郟子因曰胡不以殉世楷本作殉下同是言殉罪于軍中也方云胡不者勸辭史記

主眼

分析絲繆

又字有方

司馬穰苴傳云以殉二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子曰吾敢
不分謗乎韋昭曰言欲與韓子分謗其非言能如此故從事不取也或曰郟子言不可
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
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是
重不辜也原舊注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
民怨則國危郟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
所斬若罪人郟子奚分焉人郟問恐脫則斬若非罪人則字文例可推
已斬之矣按斬若二子字似衍而郟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郟
子舊刊無且後至也夫郟子曰以殉山云曰不足以分斬
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原舊注殉既不辜益得一謗是何言分謗也昔
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周書前朝涉之脛傳冬日

見朝涉水者謂其奚分於紂之謗原舊注不得斬謂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

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幸也且望郟子之得

之也望郟子之過今郟子俱弗得失理也則民絕望於上矣按修

內篇云其民絕望無所告愬故曰郟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郟子

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

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下恐衍望絕似倒

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郟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舊刊誤作夜然矣增

事已見外儲左下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

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

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

三歸之家下文三請三歸是古文蒙鹿處

層層勘糾

治國恐故請高國之上請下恐脫立或居字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

請三歸故一作君誤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

貪以便治也或曰或曰下當加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二句今使臧獲奉

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臧獲賤者之稱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

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

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

之所以信也信伸通與文訓對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

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微令者都丞官之卑者也不避尊貴不就卑

賤原舊注二官雖卑奉命微令亦不以尊卑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

乎卿相巷伯寺人也即宦官言以君勢行于國中何憂於貧何患不親行之而非法者

雖大吏誑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

所令正則人必聽苟不正則誰能從故君子不貴人爵而尚天爵

收筆與前章同

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
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穆留對曰

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黃說林上楚兩用昭景

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

市舊注與鄰國交私以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

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

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淖齒也而身舊刊誤作

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

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齒無

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

兩用三用亦唯
有道存難大有
切

以去兩用一結

身必減食之患必下脫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舊刊有第
三十七字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已之說也然其辨難攻
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為後而元氣幾

乎索
矣源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

拜而辭曰且嬰家貧且字衍山云左傳此上有君之先臣
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焉數句

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往買市景公笑曰子家習

市晏子春秋
習作近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繫於刑晏子對曰踴貴

而獲賤踴踴同左傳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

變色廖文英曰轉注古音職韻造引韓非子舜見占腹其
容造焉造音與戚同增道應訓孔子造然革色忠孝

篇稱其容造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晏子公愀然改容
焉注愁貌

當字眼

昭二年晏子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

刑也原舊注卒問而應非深思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

無少原舊注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無以不當聞也而以太多說無

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且不止北敗也即治亂

之刑如恐不勝重刑也而姦尚不盡今不察其當否迂評察作審

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患盜賊者

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

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二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

之恥也國下恐脫者字公胡其不雪之以政胡何也公曰善因發

困倉舊刊作倉賜貧窮論囚圍出薄罪輕罪也出宥處也宥小過也

以歌證之古雅可喜

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

耻於小人小民悅惠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君子以義為失義使桓公

發困倉而賜貧窮論囚圍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

使之而義也而語助辨命論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龜策傳何可而適乎羊枯傳不可而越之類

桓公宿義宿宿諾之宿止也言不即行也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

義為遺冠也為上一有非字誤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

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

也論囚圍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

而望於上屢望賞而不量功也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

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舊作孟誤史記周本紀伐邾注邾城在野土縣西北增左傳齊國夏伐晉取孟注晉

形名家真面目

賞無功不誅過是論旨

換字法

半翠章

上子

卷之五

十二

晉地豈克莒大雅以按徂旅傳旅地名孟子引作莒徂往是耶也詩意謂密人侵阮往共之師而又往伐莒

也莒蓋舉鄧漢志在京兆鄠縣莒在陳留雍丘縣臯陶二黨密者子伯翳後所封也一本注孟莒鄧共地名

舉事而紂惡之陳本作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

國方千里馬融禹貢注壤天性和美也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見

段紀齊俗訓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

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

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過難之地而僻之

者也過恐禍誤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

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

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

桎梏囚於羑里也羑里城在鞏昌府文縣天牢山相傳古羑里也鄭長者有言外

縷解非知之意

引鄭長者言以

微亦法

儲右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陳本有矣言文王也字處已宜

此出於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文王不患幽囚

而憂天下務收民心以剪商受錄仁且智夫是以為文王

半智者知避禍難然非子終囚死以此毀夫子似唾天者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

臣之力也山云也耶通識知也言桓公威叔向對曰管仲

善制割以製衣喻實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荀子有補削無矯拂注言彌縫

其闕除去隱明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

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大師奚笑

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微諷君也凡為人臣者猶炮

宰炮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

字句有味

專字妙君則自以為功臣則自以為功各為其獨力所致者是功之所以不成也已

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而秦霸。蹇叔疑百里奚誤。呂氏春秋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愚也。其處乎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運命論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材於虞而材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君恐。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原舊注以宮之奇僖負羈也。君誤。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蹇叔視之則賢士必待聖主而立功。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閭里門也。宮中作市者二處。市各有閭。皆

是法

婦人主之。增。婦一本作女。山璠云。燕策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家。東周策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注。閭里中門也。為門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被髮而御。婦人被髮不冠也。方云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見左傳。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二也字。倣。且不以豎刁為亂。事見國語左傳。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舊刊。忘作亡。古通用。舅犯極諫。舊刊。故得。舊刊。無。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九合諸侯。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原注。以齊桓晉文觀之。則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偏謂倚於一偏。未得其正也。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請禮待晉。桓公曰。告仲父。

易哉二字嘲調無限

者三言專任管仲雖小事不敢自專也原注使有司三告仲父舊注作有司二請皆告仲父山藩云呂子任教

作若是者三而優笑曰注非案見八姦易哉為君言為君新序雜四同

不親國一日仲父二曰仲父原注優備劓樂者名今按事也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家語賢君必自擇左右勞於取

入佚於吾得仲父已難矣又舊刊無又字已得仲父之後何為

不易乎哉也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

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孟子為天下得人難也何索人為勞哉伊尹

自以為宰于湯以下添身字者下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同以割烹于湯

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

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逆迎也言賢者固求用已如此但人主不欲求賢耳

或曰無逆順用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

倒接

句法可玩

索入使人各一項

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

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

之舊刊使字上行雖字準正也刑以事遇於法則行之以形通事也名言也參參伍之也

似行遇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

收臣按收臣據上文似當作參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高誘曰釋猶去也

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

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

不死於公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

又不難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詎同渠何也奚遽字見吳語列子人

間訓管仲非周公且言與周公異其操也周公且假為天子七年居

也攝天子之位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

君人者奚其勞哉君人者焉佚哉二句同法

徵于古

也。言人臣輔君之職當然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指周公而言。山

洛誥云。朕復子明辟。鳳卿曰。難。畏阻意子。必不肯死君而

事其讎。周公必不為。背死君而事其讎者。管仲必不難奪子

而行天下。管仲與周公易地。恐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

不難奪其君國矣。桓公宜備。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

公而不能。管仲射桓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猶去

也。非周公且。非周公之。可知也。舊刊。可上衍未字。不若使

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

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自謂為君不難。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

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

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

又一轉以賢不肖勘糾。

若字以下一翻轉。

恐為誤。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亦以

明矣。以已通下。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然下加為

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言上天下下已得

仲父之後。桓公奚遠易哉。舊刊。誤作處。不得。若使桓公之

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

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借假也。言信

任管仲。蟲流出戶而不葬。戶。舊刊。非。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

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也。借十日人

李兌。當作治中山。事見左下。苦陞。令。趙世家注。陞者山絕之名。

評林。苦。上計而入多。上計。漢制。郡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

厭也。誤。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治民。常以

疊下法。

以故曰云云一旬收結。

寃言寃貨上而分判下則合束

以言者聽者一商量

春行所主縣勸農救之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又武紀受計甘泉宮註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說悅不度於

義謂之寃言舊注寃苟且也增山璠云寃恍偷通按寃又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

受寃貨子姑免矣又見新序雜二案人間或曰李子設辭

曰夫語言辯聽之說舊刊作言語下文不度於義者謂之

寃言魏都賦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辯聽辯在言者說在聽

者說非聽者也聽當則辯非言者也舊刊說言所謂不度

於義非謂聽者當作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

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

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誠當入多

之謂寃貨也謂舊刊未可遠行也言致遠李子之恐脫姦

弗發禁使至於計援刑至歲終是遂過也過一作無術以

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原舊注穰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

陰陽之和慎當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災

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人當丈夫盡

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

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方云權計審於地

形輿地舟車機械之利機械廣韻机又器械乃器仗之

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方云行能以

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交易通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

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皆入為也皆

遂過罪案

五入多句法長短參差

皆入為也四字一束

另下一入多字

以無術之言也

舊刊衍入。若天事風雨時寒温適。土地不加。大有豐年。多二字。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已上言入多之有。故者見非窳貨。

非山林澤谷之利也。於山林澤谷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翼毒此類不出。

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言也。無生財之道。積貨之術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類也。犀。言其堅固也。增韻云。古以兕為甲。故謂堅。為犀。漢晁錯傳。器不犀利。及上恐脫不字。鼓之而士不起。

簡子投枹曰。枹音孚。鳥乎。吾之士數弊也。數當作速。擊鼓木。亦速誤。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者上。錯亂耳。亦有

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原舊注。但君不能用之耳。張大象曰。同舟遇風。則相救如左右手。豈

有君民異意。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獻公滅國。虞虢。而能戰乎。霍魏耿。應韓麗。

我阜落氏之。服國二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

是人之用也。三屬餘未聞。

有無對說。

是法。最後以又字。

沒。惠公即位。淫行。舊刊。暴亂。身好玉女。高誘曰。玉女。美女也。詩云。有女

如玉。秦人來。舊刊。作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又

公受之。圍衛。取鄆。增。取鄆。見呂子。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

尊名於天下。言踐土。亦是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

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舊刊。倒置。

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

言也。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

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原舊注。文。公能以賞信。信。賞。必罰。未必去。櫓。楯。

親立於。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嚴君。輕犯

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為親愛。孝子愛親。百數

之一也。舊刊。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增。百中僅有一。言至少也。但為賞罰所使。而赴敵耳。難一。君

是敗是霸。句法。古雅。

誣字罪案

句法勁道

用衆實自有道
雖然躬率之功
亦多大凡此篇
論多牽強說者
宜詳之

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
 計數之所出也。注非。百族之子愛於上。疑倒錯。皆若孝子之所。舊刊無愛親
 也是行人之誣也。原舊注。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好利惡
 害夫人。猶人也。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
 不北矣。人皆畏軍法。不敢反北矣。長行狗上。言久在戰陣。不顧身命也。
 也。長行。恐有誤。司馬遷書。以數百不一人。喜利。良罪人莫
 徇國家之急。注。狗從也。營也。數百不一人。喜利。良罪人莫
 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也。乎百無一
 舊刊。作失誤。一人。舊本作失人。人之行。希行人。未知用衆
 非也。一誤作佚。再轉作失耳。道也。無術。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五

評釋韓非子全書卷之十六

讚岐 藤澤南岳校疏

難三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吳仁臣云。糲音未詳。孔叢

伏案

子作龍糲氏論。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
 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細人。小人也。臣不知也。

君子之御臣。下於賢者。而尊其位。以崇尚有德。求善而舉
 用之。以勸民之興起。若夫察察以窺人之過行。是細人之
 見也。若臣則從事於光明。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子服
 大。而不知其不孝之何如也。

貴賤字

厲伯。蓋子服景伯。後魯大夫。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言不
 孝也。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
 伯也。或曰。設為答詞。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

聞字疊用

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有益於治道故曰得之一

也猶同故以善聞之者以說悅音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

以惡姦同於上者也墨子尚同亦云此宜賞譽之所及也原舊注

奸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群下比周為奸

以蔽君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

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子之

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

之民取魯當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倒反

文公出亡獻公舊刊作子誤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寺人閻人姓李名披披

斬其袪袪也文公奔翟韋昭云在魯僖公五年惠公即位惠公夷吾文公之兄又

使攻之患實內外傳作涓濱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

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君命一宿而汝不宿即至言其速也惠瀆之

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一宿即至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貳

左傳令除君之惡君之所惡者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

言君命不可一前奉命殺公乃為君除惡當盡力而惟恐不堪且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惠公時則為狄人於我

何有所顧憚乎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言有為其雖者也且桓公置射鉤

而相管仲桓公與公子糾爭位管仲射桓公馬上一閃其箭正中王帶之鉤桓公遂收其矢以囊之後叔

牙荐之歸至堂阜親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絕祀謂國

亡不血食也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

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

舊刊也上後世之君謂桓文之子孫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

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史

何其速東即至一宿二項

容字字眼

記趙世家惠文王廿八年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索隱曰惠王也

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

君舊刊作而非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使擅賞罰也自以為

賢而不戒戒謂預為之備也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孫鑛本可作宜且寺

人之言也直節君今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直猶徒苟且為飾言

也死君復生舊刊脫復字今從孫鑛本臣不愧而後為貞原注不肯死然後為貞國

語荀息曰死生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左傳今惠公朝

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披之貳君明矣

人有設桓公隱者言人以隱語諷桓公也隱謎也漢書藝文志師古曰劉向別錄隱書者疑其言

相對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方云對一作射中之也言解

也倣孝弟也近優而遠士狎

優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屢遊海上老子魚不可脫於淵也一統志海濱州及利津

活化海豐二縣之地界濱海海在齊地萊州子虛賦齊東渚鉅海孟子所謂遵海是也此謂踰國游觀遠至海上內

必有謀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

禮太子增不字衍告於祖廟立大子焉不違下日急其事也或曰管仲之射隱射占

也隱語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

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也也則間夫處勢脫然字

舊刊作世非一不能用其有謂失主術也而徒不去國是以一

人之方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二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

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察人之奸而知其隱微必行令以禁之雖遠於海

內必無變按於海當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

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見於內儲下又欲置公子職商臣

隱語謎言亦導
入警主之一法
三非其難者也
是法

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一作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

東周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

二庶孽卑寵無籍言使庶孽卑者雖寵而不能籍勢也雖處老老晚置太子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按子庶問脫而字詩鄭箋孽支庶也疏孽者樹木斬而復生也

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也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

必借人原注秦晉成勢按成當作威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

妾原注內嬖六人不使一后二后耦一難也后二問脫愛孽原五

不使危止適專聽一人原注豎刁等鳳卿按謂管仲也而不敢偶君此則

可謂二難也威服大國妻妾在位適庶不爭君臣不亂此三者世君之所以難及於桓公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

政於仲尼哀上脫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山云二公出行文非一時之言子貢問曰三公

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

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在得民心魯哀公有大臣

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障蔽之也內比周而以愚其

君使廊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謂國也必是二臣也故曰

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路寢臺名要略訓云齊景公作路寢臺一朝而

以春秋說死亦載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按三百

原注謂以大夫之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

言也此下辨難恐民有倍心而說之以悅近而來遠一無以

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

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敗

所以答三三之故亦二項平列以故曰字為法

辨難二節

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相進也。臣各自舉其賢以進用也。不自賢功。

功相狗也。陳明卿評本作狗。衆賢各欲自效其能也。論之於任，試之於筆。試以事之。

能課之於功。舊刊課作奏。今從原刊。評林作課。山云。故群否。能課之於功。虞書敷納以言。明奏以功。車服以庸。

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

史聯岳曰：此又李斯所祖以勸二世恣流漫之行者也。鳳卿按：矯俗之甚，造此過論。景公以百乘之

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

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不與下民自俸者。則雖桀紂

不侈焉。齊國方二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荀子齊桓公閨門之內服

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注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

霸冠者，劉辰翁曰：有桀紂之侈而又能為五霸冠者。為五伯之冠。言不亦過當乎。知侈儉之地也。有術

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飭下。王肅家語注云：飭謂整攝。

劫飭貪二層一

之而自飭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按：不節間也。徒儉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少必禁。濫等者盡力於

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為私者，必知也。事覺知

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按：上忠字。恐衍。民士竭力於家，百官

精克於上。原舊注：精廉。克已。山云：精讀為清。清克，潔已。又莊子刻意之刻。侈倍景公，非國

之患也。舊法但如上。雖侈非國之患也。陳孟常曰：備駁之詞終不待試而究。鳳卿曰：韓非過言。荀卿作備。非

子唱之，李斯以斃。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非齊君之急務

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莊冲虎曰：文字

絕奇。上文禁下節下之下。孫鑛曰：以知下二字。結上二段。茂卿謂有缺文。誤。增此無葉公事。似為缺文。而其實攝在

禁於微。則姦無積中。上引老子應之也。墨子亦難葉公子。曰：葉公子高問曰：善為政者，奈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

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為政

未段說旨趣

平學第廿三

收束常套

者之達者近之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為之若之何也仲尼不以人之所不知告人而以所知告之也鳳卿曰若從非之論彼三人者以小智察群下矣克知下民隱微哉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按無比周無比周六字當作民無倍心知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下明七字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沐冠之誤見上或云管子沐路傍樹枝無尺寸之陰猶盡也讀曰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精明如洗也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舊刊東作東神駒作束聞婦人之哭也本

脫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撫抑也言使御者暫輟其馬也有間遣吏執而

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

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

括懼字

又括無術字

而哀今夫哭已死哭既死之人也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

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原注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

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

吏典主也言主物成事也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特盡聰明勞智

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一國之人衆而吾一人之

也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物以治物治當

知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推文例者

言二字也故因人以知人山云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意是以形體不勞

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

之則羿誣矣猶云羿曰必得之則羿言之誣也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

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莊子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亦惑所逃矣

大羅妙喻

適當作過。帝上世紀。帝昇與吳賀北遊。使羿射雀。羿曰。夫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誤中右目。終身愧之。夫

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二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已之胸

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

子產之謂歟。舊刊作矣。老子六十五章。

秦昭王問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疆左右對曰。弱於始

也。今之如耳。魏齊。鮑彪云。如耳。魏人。高誘注。韓臣。魏世。孰

與曩之孟嘗。孟卯。刊本。作孟常。古今通用。毛詩。居常與許。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史記索隱。孟

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孟卯。率彊韓魏。策有之。兵以伐秦。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

甚然。言甚也。當也。鍾期推琴而對。舊刊。鍾期作中期。以音訛。酒一

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國策注。板。知伯出

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

同時。非六國人。策注。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此四十四年。吳

氏云。期。史魏世家。作旗。說苑敬慎。申旗。推琴。史馮琴。索隱

引後語。伏琴。韓子推瑟。說苑伏瑟。愚謂此記其。曰王之料

推琴而起對。猶論語舍瑟也。推琴亦見莊子。

出下。國策有。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徐無鬼疏。在左

伯曰。始吾。舊刊。作吾始。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

水可以灌安邑。高誘曰。魏相子。絳水可以灌平陽。高誘曰。

魏宣子肘韓康子。鮑彪云。不敢正。語以肘築之。康子踐宣子之足。肘

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遂為韓魏所。今足下。

齊策。張丐見魯君曰。臣來吊足下。劉黃。雖彊未若知氏。韓

魏雖弱。未至如其死。並有在字。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

奇警。

用肘足之時字
面頗奇

枯勢字

枯自恃字

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易輕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

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陳本作鍾期。下同。評林作中期。凡明主之治國也。

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彊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嘗芒卯。

韓魏能奈我何。陳本能作其。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

及韓魏。舊刊。少如字。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

在已勢矣。問乎。言不問而明。自恃其不可侵則彊與弱矣。其擇

焉。不必問也。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

曰失之數而求之信。當作臣。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

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人國。評林作其國。此知伯之所

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彊

其未。舊刊評林未作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原注謂秦王駘乘之左右也。按

論其官

舊注。駘乘。非韓魏之二子也。原注韓康魏宣。安有肘足之事。而鍾

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

明。原注說鍾期出位。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

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慊滿意也。而為所不知。為謂通。山云知縣之知。言越

也。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十四字句。其

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亦見定法。今鍾期

不知而尚言之。尚論之尚。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之對

皆有過也。原注不在其位。則不識其政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管子作徵。注。徵。見其不可惡之

有形。管子作刑。按言罰之。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當

作偽。管子權修。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

收筆

句法整齊

上双下單

結法

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注。驗也。必有恩賜。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管子作求之爲之化不可得也。或曰。廣庭嚴居衆人之所肅。鳳卿曰。外恐化誤。不可得也。或曰。廣庭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晏。閭也。或云。燕居。梁紀。簡文曰。弗欺暗室。曾史之所慢也。曾。參。史。魚。觀人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言不擇其不見也。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方云。待疑當作蔽。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原注。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聞。管子牧民。毋蔽女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言聖王。增注。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

一句推轉 法術字眼

結得妙

外言于堂。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人人皆知之。無所蔽異也。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物。事也。管子云。是貪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術爲大事。法者。編著之圖籍。方云。圖上脫於字。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懸示。魏象。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山云。偶。讀爲寓。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隱藏之。使人不可測也。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言編用。國中。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堂。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於堂。非法術之言也。言政亦多術。非一端也。孔子曰。民可使由斯。不可使知之也。亦此意。然執以駁管子。亦未可也。

難四 舊刊有第 二十九字

衛孫文子

文子名林父

聘於魯公登亦登

文子亦登階

叔孫穆子

魯大

夫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

敵體今子不後

寡君

舊刊有一等二字左傳無左傳襄七年杜注禮登階臣後君一等

寡君未知所過也

子其少安

徐步也

孫子無辭亦無悛容

杜預曰悛改也

穆子退而告

人曰

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舊刊

提

天子失道諸侯伐之

增山云伐當作代下同

故有湯武諸侯失道

大夫伐之

故有齊晉

田氏六卿

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

王晉齊不立也

晉齊倒

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

也

言於衛僭君故於魯亦不臣魯臣連讀或云臣字衍

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

柄

不命亡於有失之君

讀言其於有失之君則不言其當亡也

而命亡於有

得之臣

讀言其於有得之臣則預言其當亡也

不察

管下三

魯不得誅衛大

夫

魯國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之臣

衛君不明孫子雖有是二

也以亡

不臣不悛之二失

其所以失所以得

上文君有失也君也故臣有得也

知

言臣之失而不及君也故徒詆孫文子耳

或曰臣主

之施分也

施設也分分際也禮運禮達而分定

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

勢也

不兩立也踦一足也相踦謂君專任故非其分而

取者衆之所奪也

取者

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

原注言分所當得辭而後取也

予也

惟正是供也

是以桀索嶧山之女

左傳桀伐有緡以喪其國上林賦郭注引汲冢

紀年

桀伐潘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

紂求比干

之心

而天下離

紂剖比干心而曰吾湯自易名

曰

予小子履是也履者在下人所踐豈初名乙後改名履以避桀之忌惡耶又古史湯滅紂國自謂曰予其武號曰

武王

似於義不合

武身受罍老而海內服趙咼走山

句法

轉折又是一意

二亡字首尾中間一聯亦法

三寡君字疊下句法古雅子其少安一句折住

則字一轉

句法

利字字眼

年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田氏外僕。增田成子出走為鵠。趙宣子出亡未出山而反。

上而齊晉從。以上皆言辭。其分而取也。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

立非必以其君也。增言非由君得之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言湯

武田趙先得其勢而後天下以君位與之也。原注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乃自處于君位也。

今未有所所以得也。言勢。而行其所以處。人君威儀。是倒義而逆

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

之不察何也。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奔齊。齊景公舊刊

公分注。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貪其富也。諸本伐。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

虎所以盡詐也。讀言盡其詐偽以媚景公也。左傳。定九年云。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景公乃

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評林言急利甚。

乃忘其相公五伯之上也。上疑當作長。以音誤也。爭國而殺其兄其

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却殺之功。神駒陳本。並作禍。制

萬乘而享大利。以人臣而劫殺其君以享國之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孫

日。此言齊群臣皆有陽虎之事。以微巧成。精以疎拙敗群

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

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必或

上文疏。必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作不

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懦而闇則

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謂之嚴。必罰或云救赦。不知

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

公子曰夷辭宋。原本辭作亂。誤。宋世家。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曰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

名言

微巧疏拙分應于上

亦一理

仁貪不同心者
久矣世之不能
辨之亦久矣宜
哉相欺之不止
而相疑之日盛
矣

歸重于見微

不聽而楚商臣殺父鄭去疾予弟鄭世家靈公見弑鄭人欲立其弟去疾去疾讓其庶

兼弁而以桓律人律人言以一律推衆人也或曰律法例也左傳哀公誅孔子哀哉尼父無自律

注喪尼父無自增上引齊桓為證故此為法也迂則是皆無貞廉也斷之曰齊桓弑兄好內

而必舉以為法律則人皆無貞廉之行也按人性有善有不善不可一概論也且君明而嚴則

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猶也而不誅是承

為亂也齊受魯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濟止也此

見微之情也按見微當語曰諸侯以國為親按親當君嚴

則陽虎之罪不可失必誅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

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文未行而廢明亂之罰亂臣之

上文作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矣矣今誅魯之

成亂

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威畏也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

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孫鑛曰此言宜首誅陽虎以悚

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一作不聽及昭公

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左傳桓二君

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左傳作達曰高伯其為戮乎

執惡已甚矣報左傳作復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

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王世貞曰昭公既知所惡而

也讀言彼惡我而我報其仇也增左傳復惡復報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

也明君不懸怒懸懸久也有怒不行懸怒則臣懼罪輕舉

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

難增褚師石圃也左傳哀九年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

不亦反乎一句
先折之

懸怒之證歷歷
如此

公愈怒褚師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褚師遂作難衛侯出奔宋食龜之羹鄭君怒而不誅

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讀舉猶曰也非其間恐脫不字

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

以見其無權也權謂有術以制臣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

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見示憎也稽罪而不誅稽留也使渠

彌含憎懼死以徼幸山云憎當作憎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

不甚也王維禎曰謂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而不能斷所以見弑或曰報惡甚者

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讀獄當作獄按全當作患獄

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讀所以誅罪之當否也以雙之衆也增刑獄

者至極也誅渠彌渠彌又至故知大是以晉厲公滅三

郟而欒中行作難王維禎曰二郟郟至郟錡郟也郟至與欒中士熒爭功士熒言於厲公曰郟

至與楚子相通謀劫明公郟錡郟與焉厲公令收而斬

之盡滅其族後感群臣之言似有悔殺二郟之心知為欒

中所欺乃密問荀偃偃乃鄭子都殺伯咀而食鼎起禍吳

中之黨夜投告之遂作難鄭子都殺伯咀而食鼎起禍吳

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

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

可誅而有誅之心未可誅可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當

罪罪一作怒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

之所以滅也增楚語昔者齊駒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注駒馬繻齊大夫胡公太公玄孫之子胡公靖

也胡公虐馬繻繻殺胡公又齊世家胡公立當周夷王之

時哀公之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

盡逐胡公子漢書古今人表云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為

齊胡公哀公弟列之第九等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讐也

拈懸字

有理

已見

衛靈陳本有公字。七術有公字。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

者曰。臣之夢踐矣。言已之夢。果實踐而不虛。舊刊。作淺。非。案俗云。合也。趙本作幾。公曰。奚

夢。夢見寵者為見公也。為去聲。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舊刊。欠見。

兼照。七術照作燭。策作并照。今案。作燭。王照君。為王明君之類。六朝人選帝諱而所為也。天下。一物

不能當也。國策。當。作蔽。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

人主而夢日也。一本。夢下有。見字。無也字。夫寵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

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一本。作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寵不

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鈕。一本。遂作逐。策雍鈕作雍疽。吳。注。瘍醫。韓子以為雍鈕者。誤。圓。

案。吳注。失考。陳眉公十集。孔子主雍鈕。趙岐以為雍疽。之

醫。案說。死至公。雍。睢。人。姓名。趙岐傳之。誤。卿。那。代。醉。編。亦

載。此。說。云。東。坡。曾。考。正。之。人。物。考。雍。姓。睢。名。又。名。渠。因。考

孔子世家。靈公與婦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即此人而

左傳。襄九年。孫蒯從衛師。雍。鈕。獲。殖。綽。豈。初。從。孫。氏。後

以宦者事靈公。即通雅曰。癰疽瘡環。說死。作雍睢。孟奇謂

字書。不相通。字書。自不知。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策。用。作

古人之通也。注。人。恐。文。誤。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策。用。作

狗。蓋。史。狗。左。傳。襄。九。年。李。札。適。衛。或。曰。侏。儒。善。一。本。假

悅。遠。瑗。史。狗。杜。注。史。朝。之。子。文。子。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

於。夢。以。見。主。道。矣。言。教。示。君。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

鈕。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

都。賢。慶。建。而。壅。焉。慶。建。事。未。考。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

愛。而。用。所。賢。原。注。謂。以。所。愛。為。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一。作。也。不。肖。者

煬。主。不。足。以。害。明。肖。故。不。害。也。今。不。加。知。倍。明。於。昔。而。以

賢。者。煬。已。已。既。不。及。而。使。賢。者。煬。已。舊。刊。已。作。主。則。必。危

矣。原。注。賢。者。未。必。賢。危。王。維。禎。曰。以。為。美。而。專。信。之。則。迷

退。不。肖。而。進。美。恐。以。所。愛。者。為。美。猶。為。煬。已。也。或。曰。屈。到。嗜。芟。楚。語。注。屈。到。楚。卿

然字轉

括羣字

非正味非正士而尚之尊之不亦悲乎

凌也。文王嗜菖蒲菹。呂子遇合注。菖本之菹也。案見周禮醢也。人左傳菖獸。注菖蒲菹菹莊居反說文。

酢菜和酢。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好惡不與以漬菜。

賢亦不免。晉靈侯說參無恤。字云。侯當作公。增。史記晉靈公六年。禦秦師。范無恤御我。恐同人。今

案范無恤為驂乘。故云。燕王。舊刊無土。字。陳本同。噲賢子之。舊刊衍。之字。非正士也。

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

賢誠賢而舉之。賢恐實訛。謂人主所以為賢者。實賢者而用之。與用所愛異狀。故

楚莊舉叔孫。當作叔。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

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隨。舊刊一作同。陳本同。於用所愛衛奚

距然哉。奚距猶何為。距詎通用。則侏儒之未。一本有。可字非。見也。君雍而不

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

之也。之之。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原注所賢者字。恐衍。偽賢故危。

而今以加知矣。以。通。已則雖煬已必不危矣。所賢者誠賢則不危。鳳卿曰。君

已知其不肖。專任賢臣。必有備之之心。故不危。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六終

135
5
17

